

翠袖乾坤

余似心
認識的朋友中，有好幾個男人因不同的原因而一直以來都不願工作，妻兒承受著沉重的經濟和精神壓力。這些男人不工作的理由都教人啼噓，如果你也是其中一個或是類似的一個，請反思，請為身邊的人想想。

不工作的男人

有一對朋友，是中學的同班同學，了解甚深，婚後生了一對子女。夫妻都有工作，生活不錯，但一場金融風暴，男的失掉工作，女的幸保公務員一職，負擔了家中的經濟。不過男的自始自終做大生意，到處找機會屢戰屢敗，身邊人都勸他在經濟環境好轉時再入職場，踏實做個打工仔，孩子是要養的。十多年過去，他仍活在夢想之中，妻子一直獨力養家，還要養他，他更不時發怒。子女在完成學業時勸母親離婚，男人只落得獨自在劏房發白日夢。

跳出框框

蒙妮卡
新年伊始，送上祝福。今年除夕夜，有二十年歷史的銅鑼灣時代廣場倒數活動被取消了，迎歲氣氛顯然失色。雖然日子照樣過下去，地球如常轉動；歲數，大了一年而已。心情，卻始終忐忑不安。

青年舞會

青年舞會盛行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時流行歐西歌曲、校園民歌、反越戰民謠和搖滾樂曲；加上嬉皮士文化渲染，青年舞會應運而生。那年代的香港，居住環境較寬敞，普通家庭的客廳面積足夠地方開舞會。年輕人崇尚「嬉皮」打扮，男的穿花衣和喇叭褲，髮長至肩膀；女的穿超短迷你裙。他們反傳統、反道德，不容於主流社會。青年舞會令他們有所寄託，藉以發洩過剩精力。

有一個澳門朋友仍是單身的，較好，不會負累別人，他曾在商界擔任高職，經濟不景沒了飯碗。朋友給他介紹工作，內地和香港也有，但他諸多不滿意，凡事只向壞處想，一份又一份工作都丟了，沒職業的光棍女子願嫁。如此這般，算來他沒正經地工作也有十多年年，現在年紀已大，想找工作也沒人要了。最近見面仍聽他在滿腹嘮叨，但見他一臉淪桑，早已未老先衰，但仍執迷不悟。這些不工作的男人，是混沌，誤己誤人！

況且今天的中外歌曲，足以令人聞歌起舞的寥寥無幾，青年人大都不懂得(不屑於)跳舞。正如曾經研究中心副主席劉鳴輝最近向媒體承認：「我唔跳舞。」他是風流倜儻的公子哥兒，尚且不跳舞，這一代青年人所過的沉悶日子，可想而知。懷念我的除夕搖滾派對，那是多姿多彩的青春歲月。今年，沒有銅鑼灣倒數迎歲的除夕，將同樣值得這一代的年輕人去懷念。新年伊始，萬象更新。

字詞差別未分明

近日又有《神鵬俠侶》電視劇火熱上演，有指女主角陳妍希小姐是史上最「卡哇伊」的小龍女，甚至有男認為擔任小龍女替身的特技演員比女主角還要漂亮！平心而論，陳小姐算是中之姿以上，只不過氣質不配，小龍女的特徵是冷艷，越冷越好。今回想起《神鵬俠侶》卻是為了書中散場的一幕，有幾個人聽過《華山論劍》的江湖韻事，跑到華山之巔比試，卻是武藝平庸，結果給楊過發囉聲趕走。不得不佩服「小查詩人」對世人情觀察入微。

簡而言之，詞必由字組成，但字可以是詞，也可以不成詞。按現代分類，漢語詞可以分為「單音節詞」和「多音節詞」。再說得簡單一點，就是一字詞、兩字詞、三字詞等等。廣府話繼承較多古漢語的特徵，多用一字詞；普通話(屬北方方言，以北京話為藍本)則多用多字詞。例如我們講眼、耳、口、鼻，普通話則用眼睛、耳朵、嘴巴、鼻子。哪些字不能構成「單音節詞」呢？例如小學生都懂的「子」(粵音揭決)，是蚊的幼蟲，在現代漢語必需兩字連用才成詞。當「子」可以獨立成「詞」，解作「子」為「無右臂」而沒有收錄「子」。按此引伸「子」的本義可以當為「無左臂」了。又如「丘」是象聲詞，單字亦不成詞，只不過有些時候會用一個「丘」字作為「丘」的簡稱。



作者提供圖片

波希米亞風情

那天傍晚在布拉格，看窗外一輪金黃色的夕陽正西沉，看似緩緩實際上卻急速地下落，想要抓住那一瞬間，忽然一閃，他便消失在地平線的那一頭，只留下耀耀的利那長留心底。夕陽西下見得不算少，在太平洋的萬噸客輪上，在泰山的日出時分，在北京的驚峰峰……但都沒有這樣令我印象深刻，也許是時間關係，也許是心情問題，也許是年紀影響，總之，難於一言道盡的心思，有點百感交集就是。布拉格的夜晚就這樣呈現在我的眼前。其實，布拉格給我最初而且最深的印象是米蘭·昆德拉以這裡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它改拍成電影《布拉格之戀》，曾經獲得1988年戛納電影獎，我記得當年在如今已通入歷史的「碧麗宮」看過。當我穿過大街小巷，禁不住把那些建築和印象中的電影鏡頭作比較，但只能獲得朦朧的感覺，隱隱約約似曾相識而已，並沒有具體的收穫。當走過著名的高檔酒店加爾塔(Jalta Hotel)時，並沒跨進去，但聽他們說起，冷戰時期，當局對西方外交官和遊客的房間進行監聽，就設在這旅館地下的秘密地堡。當時酒店地板被塗成紅、黃、綠三種顏色，具有「高情報價值」的客人會被安排在紅色地板房間，受到全面監控。除了對房間客人的電話進行偷聽外，房間還安裝了許多竊聽裝置。事實上，冷戰時期，由於當時核戰陰影密布，加爾塔飯店還有一座可供120位高官和隨從避難的「末日地堡」。地堡的牆壁由厚實的混凝土砌成，門板則由厚實的鋼板打造，足以抵擋核輻射。為了防止

動，狀似木偶。有幾個頑童圍着他們轉，撩逗，他們動也不動，連眼睛也不轉動一下。這街頭表演藝術家「溫食難難」呀！日頭當午，好曬。我們躲進旁邊一家街邊茶座喝冰凍果汁，和侍應雞同鴨講。心想人家打開門公開做生意，於是放心坐下。不料起身結賬時，一個捷克女侍應不由分說，一把就將同行手持的四張10歐元紙幣掠走，回頭僅找10歐。她張口結舌不知如何分辯，那女侍應不理，揚長而去；另一個男侍應則扁嘴，一臉幸災樂禍的模樣。同行者憤憤地脫口而出，賊婆！再找領隊出面，和女經理理論，終於以一句「誤會」作結，退款了事。走出廣場，走在街上，除了中世紀古香古香的街燈外，我還看到超長的房車停在路邊。街邊還有露天咖啡座，對對情侶坐在那裡融融細語，任我們從旁邊掠過。當離開布拉格時，夏日早上的太陽已經升得老高。我在心中暗說，再見布拉格！



街頭表演者 作者提供圖片

新年新希望

新年新希望，好好領悟新年新希望，從中尋覓商機。去年港滬通二二二列車正式啟動，這是金融大火車，雖然作用不大，但是很暢順，所起的作用很大，內地與香港市場掀起高潮，上海市場單日成交過萬億元，成世界矚目焦點。另一方面，港鐵西港島線正式通車，有利於梁振英特首在主持港鐵西港島線通車時稱，「唯一的真普選是根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普選。」此話成為大多數市民稱讚的金句。展望今年，特區政府將推出政改諮詢，又一次成為城中熱門的議題。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推進「一國兩制」三必須，正本清源。習主席批評，少數政客故意「穿反鞋」；要把路走對走穩，免「左腳穿右腳鞋，錯打錯處來」，意義深遠。習主席談到香港政制發展，強調應從本地實際出發，依法有序進行，應該有利於居民的安居樂業，有利於社會的繁榮穩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三個有利於」具現實性針對性指導性意義。當我們面對政改方案的諮詢，就會得到啟發，不會「穿反鞋」。我們希望社會凝聚共識，爭取「二二二」導致根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真普選。去年受「估中」破壞影響，雖然「估中」已平息和平散去，但破壞者「鳩鳴團」不絕，平安夜不平安，佳節氣氛比往年遜色。聖誕前夕中午驅車經過告士打道，遇上一架解款車跌下三箱物而去，我們知道發生什麼事，馬上追趕解款車，大聲呼喊「跌吃銀紙，跌吃銀紙」，解款車上坐在左邊車頭的跟車人望向我，笑笑，毫不理解，此情此景我以為在拍電影，後來才知道解款車上有失款之大新聞。為何車上人明知丟了錢也不停下拾回呢？大貪污案的宣判成為另一大新聞，識者俱惋惜不已。郭炳江乃一虔誠基督徒，重情義。多年前前資深地產商吳多泰仙逝，在香港殯儀館舉喪，設靈堂之當日，時任地產商會副主席之郭炳江先生在助理陪同下親臨致祭，吳氏家人感動不已。新年新希望，平安之福，衷心祈禱。

兩個葬禮、一個婚禮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我說過，上個月參加的「紅白」兩事真忙。某個周末，一天就有四場，包括兩個葬禮和一個婚禮。參加葬禮的是一位老校長何國璇先生，另一位是老朋友、出版界元老藍真。中午都是學校的兩個年輕同事的婚禮。晚上還要去會展參加僑聯的十周年慶典。兩場葬禮同是在上午十時開始，因為答應為藍真兄扶靈，所以先到二樓何國璇校長處拜祭。何校長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政界名流，又是北角官立小學的校長。他為人隨和，沒有霸氣。雖不算大熱，但他敢於和這位老牌左派學校校長來往，在當年來說，是需要勇氣的。我不知他退休後是不是移居外國，但多年不見，忽見報上刊登訃告。以七十二歲辭世，也算是去得太早了。藍真是有六十年以上交情的好朋友。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我剛到香港工作，常去中環的三聯書店看書。踏上那條木製樓梯，在瀏覽新書的時候，便見到藍真老兄。他那時只是該店的工作人員，並非管理層。攀談起來，知道大家是潮州人，更加投契。後來他升為管理層，我又與當年出版界的領導人唐澤霖結緣，老伴已由教育界轉去出版界，是藍真的下屬。多層關係，交往密切。藍真兄的葬禮打破常規，諒是他生前的遺囑囑咐子女執行的。比如靈堂的橫匾，不是老套的「哲人其萎」，「悼念某某」之類，竟然掛上「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詩句。令人了解到這位逝世的老人，喜愛大自然，也常常登山臨水。他的遺照，也不是一本正經的半身照，而是一張便裝的生活照片。顯出逝者是熱愛生活，不拘一格的長者。靈堂打出藍真的遺言，說請親友們不要悲傷，不要流淚，如有可能，給他寫一首詩。可惜我平生不善寫詩，文言對偶的欠奉，白話詩散文詩也不行。在此只能再獻上鮮花一朵，願老朋友安息！

從《地心遊記》歸來

網人網事 狸美美
二〇一四年末，伴隨小狸進入二〇一五年的是儒勒·凡爾納的《地心遊記》。這部寫於一百五十年前的法國小說最傑出的內容之一，就是它描繪了一個深藏在地球表面之下的巨大海洋。無獨有偶，從《地心遊記》歸來後，小狸最近注意到，英國《每日郵報》網站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有一篇報道題為：地球內部是否存在巨大海洋？據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研究人員的科研成果，答案是肯定的。他們說：在肉眼看來乾燥的岩石中，其實可能蘊含水分——一些氫原子被鎖在自然空隙和晶體缺陷中，而礦物中富含氧，因此如果某種礦物含有氫，特定的化學反應就能釋放出氫，與氧結合形成水。他們還說：地球之所以是一個如此生機勃勃的星球，原因之一就在於它的內部存在水。這似乎是一個令人喜悅的大好消息，但小狸從《地心遊記》歸來後，興趣所至，也還是發現有一些相關消息不那麼令人「生氣勃勃」，甚至令你不得不憂心忡忡。例如美國《每日科學》網站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報道說：「全球變暖令地下水升溫。」這種情況可是非同小可，「氣溫升高一方面可能影響地底生態系統，另一方面也可能影響依賴地下水的生物圈」。「地下水溫度升高也可能影響水體的化學成分」。「在溫度升高的水中，細菌的活動也可能更加活躍。如果地下水變暖，胃腸道病原菌等有害細菌的繁殖可能更快。」這不就是「地下水危機」麼？尚不盡此，從《地心遊記》歸來後，小狸還發現，美國《紐約時報》網站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有一篇報道說：「全球海洋漂浮二十七萬噸塑料垃圾。」原來，「地球上水危機」也是如此。該報道還說：「海洋中的塑料太多了。」「塑料製品就像是漂浮在水環境裡的污染混合物。這些污染可能會擴大到食物鏈。」「污染可能會擴大到食物鏈」，還有上文那「胃腸道病原菌等有害細菌的繁殖可能更快」，小狸從《地心遊記》歸來後，深為人類在地下水與地面上的處境而憂心忡忡。但小狸最近注意到，英國《獨立報》網站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三日有一篇報道還是頗有亮色的，題目是：歐洲聯手治理多瑙河污染。多瑙河是一條美麗的河流，它從德國的黑森林開始，蜿蜒流經十個國家，全長二千八百六十公里，在羅馬尼亞的多瑙河三角洲注入黑海，景象壯觀。在過去幾十年裡，多瑙河一見證了以下情形：土地使用發生巨變，過度開採自然資源，通過修築、築堤和改變河道重置水利環境，非法捕撈氾濫。但現在這種情形正在改變。即將在多瑙河三角洲建立新的泛歐研究中心將幫助科學家搞清如何解決當前和潛伏的大量問題。大規模的跨國研究將由牽涉其中的十五國聯合開展……於此，小狸又想：地球上不僅僅是只有一個歐洲。